

金文通公集

金文通公集卷之八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奉

敕撰

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溫惠端敬皇后傳

有序併附論

金文通公集卷之八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奉

敕撰

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溫惠端敬皇后傳

有序併附論

順治十有七年。歲次庚子。秋八月十九日壬寅。

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溫惠端敬皇后。以疾崩于寢殿。

椒庭隕婺靈。暉頓潛珩珮。徂聲徹音永。闕闔宮號咷。
率土驚摧。

皇衷之銜痛殊深。

皇太后之茹悲更至。爰乃恭承

懿旨。褒揚淑德。正位坤維。惜

謚號之崇稱。罔該實行。嗟

中宮之追冊。虛晉隆名。一時羣工薦哀。慟聲雷駭。流涕
雨零。獨臣之俊。因假滿赴。

闕匍匐在途。不獲捧紼靈輶。偕伸擗踊。惶罪無已。倍道

星馳奔慰

丹陛欽蒙

天語宣諭

皇后以溫柔之資。列左宮之位。凡所以弘敷陰教。翊襄內治者。懿媿不可勝書。惟是孝德夙成。奉事

皇太后有年。懋彰婉順。式範掖庭。一旦觀臺告沒。紫禁收華。倘令生平淑規。湮沒失傳。何以仰釋

慈衷。俯紓朕痛。朕是以彙其懿行。親次行狀。復以悲緒填膺。聊寫哀詞。不覺濡毫哽咽。爾其綜述成傳。俾壽彤

史臣之俊拜

命酸辛。逡巡再四。竊稽古帝王。輦榆奄晦。則命儒臣。累德述懷。聿彰哀策。著在簡編。未有親沛。

天章誌狀。抒哀備隆。追眷如我。

皇上者。况夫紀傳之作。義存表微。而

皇后景懿紛綸。縷塵莫繪。豈謏噴老臣。所能揚詰。旂旒圖芳。鐘萬狀忝司珥筆。旣受

命不敢辭。粵惟開物成務之主。締構丕圖。上天必篤。生坤載。作配乾符。于以光贊大業。如詩書所稱。世載女

德莫隆于成周。翊遷肇基。昉自太姜。嗣以太任。發祥
京室。上之思媚。效順下之胎教。鍾靈爰及太姒。秉窈
窕以佐肅雝。協問寢而垂內則。房中化始。流被管絃。
下迨邑姜。登佐命之勳。宣后著脫簪之美。莫非感二
南之遺風。昭千秋之令範。蓋其盛也。漢唐宋來。色升
愛授。卑不足紀。至夫開國母儀。自唐宗之長孫。后明
祖之馬后。外此寥寥。鮮聞狀攷。二后史籍所載。嘉言
善行。間有足紀。未可與

皇后齊芬而媿。嫩也。我

皇上肇造區宇實

皇太后秉太任之德弘慈教以牖迪黼修推恩四海

皇上至性邁于周文璇圖屈躬以天下養而

皇后粹美咸臻比德天妹雖陪位坤寧之貳實端承
慈壽之顏用能發融洩于寢庭成太和之訢合乃貴列三
宮而循謙不忌乎卻坐恩垂九御而逮下益周于貫
魚曲成在宥之仁廣弼永清之烈皆所以導豫

慈闈協敷

孝治若夫率禮蹈和動容成紀爲壺儀所艷稱于

皇后之睿德兼材。猶緒餘也。洵足昭方祗而凝載。並
圓精以儷暉。三代以來。宮庭聖善。實遵厥極。至哉獲
以加矣。臣之俊不揣固陋。謬抒管蠡。恭撰

皇后本傳一篇。繕呈

御覽。勉矢周詳。終虞掛漏。伏望

皇上紓哀灑藻。特賜

睿裁。宣付史館。用垂琰琬。臣之俊惶恐昧死。稽首頓首

謹上

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溫惠端敬皇后姓董氏滿洲人

也。父內大臣鄂碩積有勲勞累封至伯。歿贈侯爵。謚剛毅。

后生而警慧過人。讀女誡列女等傳。一過輒不忘。稍長。閨女工于組紉。績如素習。狀居恒動履端莊。進止語默咸中規程。秩肫有母儀之度。一時姻黨嘖嘖歎羨。謂是必有異焉。年十八。以德選入掖庭。淑順柔嘉。爲嬪嬙冠。甚當。

聖母皇太后意。于順治十三年八月內。恭承

懿命。進爲

賢妃時

上圖治方殷。亟需內助。遍察宮掖中。未有堪貳坤維之選。如

皇后者。尋于是年九月。

冊爲

皇貴妃。旣膺隆號。絕不以寵貴自矜。周旋上下。敬而勿渝。謙而多惠。事

皇太后尤曲盡奉養之道。動靜起居。必伺顏色。如親子女。類能先意順指。無不適中。至趨走勤劬。夙夜罔懈。不

惜與諸女侍伍。

皇太后顧視左右。

后一日不在。輒蹙焉不樂也。值

上以時巡他幸。

皇太后偶爾違豫。定省承視。弗遑寧處。因而稍釋。

宸衷之縈繫。得殫精政理者。良以有

后在也。

皇太后亦曰。

后事我與帝無二。爰是出入必偕。至于事

上則如事父。小心翼翼。備極恭謹。凡飲食服御間。曲體靡遺。

上或回鑾偶晏。必迎問寒煖。饑飽。趨具羞進衣。必以身先會。

上陳膳命共餐。輒起謝曰。

陛下厚念妾幸甚。朕孰若與諸大臣宴。俾得接天顏。沾寵渥于股肱。心膂。誼尤肫摯。

上深狀之。歲時逢慶典。

皇衷悅豫。間舉數觴。

后必教誠侍者若善侍

上寢室無過燠叮嚀再四猶怵怵慮不足恃復中夜數起趨向寢所

上已安枕朕後退諸曹上封事

上每省覽不倦卽至丙夜

后未嘗不侍側也章奏中有踵行故事循例待報者上一目畢了因置之

后起諫曰此皆幾務所關縱諸司奉行成法無庸擬議顧安知今昔異時或需通變更弦倘更有他故尚

煩詳矚者似不宜槩目爲故事况

祖宗櫛風沐雨締造丕基遺大投艱于

陛下當如何敬承之。雖勞瘁宜節恐未可遽已也。反覆陳說不避瑣瀆及

上諭令同閣復又逡巡惶謝曰女子干國政。在代覆轍足爲寒心。妾何敢與聞。惟

陛下自裁察焉。固辭不可一日

上覽廷議疏有重囚應決者。方咨嗟猶豫。握筆未忍下。后遽起問曰。是疏安所云。致仰軫

睿慮乃爾。

上曰此法司秋決疏中有重辟多人。俟報可。卽正典刑。朕是以徬徨服念耳。

后聞之泣下曰。諸犯法者。皆愚無知。且非悉經。

陛下親讞焉。保其能無冤。妾度。

陛下如天好生。卽一一親讞。猶不得情。是懼。况皆所司。審慮者。妾聞之。民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

陛下一舉筆。問生死殊路。良可哀也。願益加敬慎。于無。

可矜宥中求矜宥之門多所全活以悅我
堯仁不亦快乎自是

上于刑曹爰書已經詳覽竟

后必固求再閱且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每以寬
大爲請適符尚德緩刑之

上心凡有更令覆讞者固繇

乾斷亦

皇后規勸力居多緣是重辟獲全大獄未減者不可
勝紀諸大臣中有偶干罪戾者

上弗釋

后詢知其故諫曰。斯事非妾所敢預。願以妾愚揣之。諸大臣誠有過。朕皆爲國事。非爲身圖。請

陛下齊威詳察。服大臣之心。卽以服天下之心。可也。

后雖端居深宮。乃心在邦國。繫念臣民事。率類此。

上或罷視朝

后請曰。妾未諳朝儀。何若。

上諭以祗南面受羣臣拜舞耳。非聽政也。

后進曰。

陛下臨朝。則在廷大小臣。咸得望見。

至尊顏色。若以非關聽政。遂從罷免。則堂簾隔絕。恐傳之四海。疑。

陛下倦勤。願視朝如常期。

上朕之未嘗無故傳免也。

上勤于典學。日講不輟。寒暑。

后每伺講筵。退必詢所講何書。且曰。幸爲妾言之。

上示以書中大義。首尾詳徹。

后輒不禁色喜。或間有遺忘。未能盡悉者。

后進曰。妾聞古帝王治平要道。備載詩書。

陛下求治焦勞。故勤學如此。既經目入耳。必默識無遺。始于政治大裨。否則日講亦具文矣。

上舉行蒐狩大禮。嘗戎衣騎射。爲諸將校先。

后必諫曰。

陛下續承鴻業。安不忘危。于農隙講武甚善。但以

宗社生靈所式。憑倚甚之。

皇躬輕試馬足。萬一有銜橛之虞。關係非小。此古有諫獵之書。至今流傳可誦也。

后之深識遠慮見機明決而且敢于犯顏直諫有舉朝公卿大夫所不克殫其忠蓋者事又率類此

上用是深嘉焉

后自入宮掖數年溫和善下不惟恭承

皇太后靡幾微怠數卽遇

上保姆晉接必以禮未或敢慢至待諸嬪嬙寬仁廣暨善則奏稱過則隱之無纖芥忌疾若有當

上意者

后亦愛如已女雖飲食之微甘脆必均于宮闈眷屬

小大一視。媪呼長者。娣視少者。未嘗稍加諄詬。故人感悅。和氣洽于宮庭。凡女侍宮監。有獲罪于

上。致被譴責者。

后必爲拜請曰。此曹蠢愚。罔知

上意。冥行干戾。固臧獲之常也。且是瑣瑣者。亦有微長。昔于某事。亦曾效力。願

陛下始恕之。更芻引曲譬。多方解慰。候

上意釋乃止。

后天性慈惠。好施與。凡

上所資錫必推而廣之羣下無所靳

冊封

皇貴妃有年絕無儲蓄崩逝後諸合殮具皆

太后所預治平日宮中人均被賜予咸懷其仁故哀痛甚篤願以身殉者多初

后父病歿聞訃哀毀

上慰之

后投淚對曰妾不敢過悲以塵

陛下憂特念鞠育恩深未免痛悼今既亡妾心從此安

矣。父性愚樸。未能讀書明道理。倘以妾獲侍。

至尊。自謂寵榮已極。忽生驕侈。致干國憲。深可憂也。今幸免罪戾。以終荷。

陛下曲垂恩卹。隆禮有加。父死亦瞑目矣。妾更何慟哉。繼復有兄之喪。

上以

后方屬疾。未使聞。

后已心知之。因謂

上曰。妾兄每月來遣問。今久不至。凶問可知。

上再三慰安。仍不語以實。

后曰。妾兄心矜傲。今一旦富貴。恐愈不自持。倘所行越理。詎止辱妾名。將舉國謂

陛下以恩昵故。致外家橫恣。妾所以夙夜惶懼。寢食靡寧。茲妾兄以疾終。牖下是又妾之幸也。安用悲爲。后之明大義。抑私情。而防閑外家如此。其謹密者。史傳中可概見哉。先是

后于順治十四年丁酉冬。生榮親王。未幾王薨。

上慮重傷

后心欲勸慰之乃

后初無戚容。恬狀對曰。王初生時。妾早懼其不育。爲君父憂。今惟願

陛下忍痛自珍。反勸慰倍至。不復悼惜。且

后意亦不必已。生者爲天子。始慊于心。其達觀卓識。有非古賢后所能及者。

后初偶有事。未稱

上旨。致蒙誚讓。始猶婉伸已意。以明無過。及讀史至周姜后脫簪待罪事。不覺廢卷而嘆。翻狀悔曰。姜后身

本無譽。尚待罪。若彼我往。曾申辯。愧古人多矣。嗣後
卽有宜辯者。惟屏息引咎。不復自明。

后之恭謹事

上。而勇于遷善如此。

后性愛節儉。服澣濯之衣。屏金王之飾。甚而簪珥等
屬。多用骨角。約素倍常。真可移風易俗。挽舉世奢靡
之習。不獨爲後宮式也。

后又喜讀書。天資敏穎。四書周易俱卒業。匪止章句
成誦。而聖賢修己治人之道。與大易陰陽變化之理。

全宋文卷之八
無不通微抉奧。誦讀之暇。又好臨摹古人書法。習學未久。遽造精工。

后素不信浮屠氏。

上流覽經史博極羣書。嘗以其餘。研心內典。契甚深義。因爲

后解譯心經。遂信向禪學。參究宗旨。

上偶一拈提。輒有省。自嬰疾後。從未偃臥。但凭几倚榻。息心靜坐。及疾篤。猶憶

上拈提之語。時爲舉似。故太漸時。言動如常。一心不亂。

唯持念佛號。端狀噓氣而化。崩數日後。顏貌整潔。猶無異生前。此非明心見性。大有德于西方聖人之秘。而徒效世俗之崇尚三寶。以異微福。洗愆者。不能現此瑞像也。先是

后初病時。恒曰。我蒙

皇太后眷愛深至。脫不幸弗起。必傷

皇太后心。料哀戚難免。令我何以當之。故

皇太后每遣使問訊。

后必對以今日稍安。偶

上一日遇之。問曰：若病今較劇，何云安也。

后曰：慮實對狀遺。

皇太后憂須歿後，乃可聞之耳。泊彌留。

上及

今皇后諸妃嬪眷屬環視榻前。

后曰：吾體殊委頓，殆將逝矣。顧此中澄定，絕無所苦。獨念侍

皇太后與

陛下有年，受高厚深恩，未答涓埃。倏爾永訣，嗟乎妾已

矣。

陛下聖明思

祖宗大業。擔荷匪輕。且

皇太后在上。承懼爲要。或不至過勸。狀亦宜抑情節。哀萬分保護。唯是

皇太后慈衷。肫切不知何如。痛悼言念及此。肝腸碎裂。妾雖死。弗能卽安也。復謂

上曰。妾亡度諸王等必來致賻。妾思人生世間。身外皆長物。死復何用。

陛下誠念妾與其虛糜無益。孰若施諸貧之爲善也。已
又囑左右曰。慎毋以綺麗束我體。

皇上敦崇儉樸。不以玉食萬方。稍侈奉其身。如用諸華
珍物。殊違。

上意亦非我素心也。蓋以我所遺者。廣行善事。庶有利
益耳。故殫具悉從儉約。

上更以賻金二萬餘。賑施貧乏。蓋一一從
后語也。凡人之好爲善者。平居無恙。方能操持。勿懈。
倘疾病纏綿。力不能支。未免後先易轍。

后患病閱三歲癯瘁已甚。仍勉謂無傷。料理諸務。周詳中禮。終始如一。事。

今皇后克盡謙敬。以母稱之。

今皇后亦視之如娣。往歲候視。

今皇后寢疾勢頗危急。

后五晝夜目不交睫。扶持眠起。奉侍湯藥。且時爲誦書史。或間以常譚百般慰解。卽。

今皇后宮中侍御。尚得乘間稍休。

后則未嘗刻離左右也。及出寢門。卽悲泣曰。

上委我候視須賴

天佑霍朕乃可報

上命倘疾終不痊將奈何。于是憂勞倍至難以殫述。今年春。

承壽宮妃有疾。

后亦躬視扶持廢寢興凡三晝夜所以殷殷慰解悲憂不惜勞瘁者亦如待

今皇后。

悼妃薨時。

后哭之曰。韶年入宮。不獲久效趨承。以適

上意。乃遽歿喪耶。胡命之不辰至此。悲哀甚切。有踰倫等。

后之愛念他妃嬪。如同一體。率此類也。故

今皇后及諸妃嬪。皆長號大慟曰。如此賢淑。

天反不假之年耶。吾儕無用之軀。曷不先

后早逝。而反存耶。今雖存。亦于

上奚益耶。回思

后德。悉搥胸頓足。莫知所報。惟有茹素誦經。稍酬恩

于萬一耳比。承澤王有女二人。安王有女一人。后俱育之宮中。盡悴撫鞠。過于所生。三公主頓失所依。擗踊哀毀。令人不忍見聞。

后慈愛性成。感動孩孺。有如此嗚呼。后雖未及正位宮中。而事無鉅細。罔弗盡心綜理。是以內政秩然。纖悉曲當。今一旦崩逝。

上所以撫時觸事。觀景興悲。追念

皇后至德兼材。超軼今古。入則體

皇太后之心。而恪恭婦道。出則體

皇上之心而曲盡后職。又以身居貴顯。恐外家之有不
率。每用憂惶。以致成疾。

后之處心制行如此。宜乎上屢

皇太后慈懷眷戀。亟晉隆稱。以表母儀于天下。而

今皇后亦倍切惋傷。暨六宮嬪御。薄海臣民。莫不震
悼哀號。咸謂有其實者之必有其名也。惜哉臣老矣。
無力屬思。况捧讀

御製行狀一字一淚。含毫酸咽。未能昭宣

懿嫩仰副

敕旨聊爲綴述其概。使後之簪管從事者。庶幾有所考

焉云爾。

臣之俊謹論曰。臣聞之漢臣匡衡曰。妃匹之際。生
民之始。萬福之原。后夫人之行。侔乎天地。斯有以
奉神靈而理萬物。詳哉其言之矣。是以易著乾坤。
詩始關雎。書美釐降。夏殷之季。典制猶疎。周禮自
王后正位。同體天王。夫人九嬪以下。頒官公務。各
有攸司。女史保阿。紀功書過。用能光昭壺職。述宣
陰化。蓋內治若斯之重也。降至末代。軌範靡彰。或

乃任情適欲。漸則輕禮弛防。內譏出聞之言。權多私溺之授。間亦詳求淑哲。慎簡令儀。而觀刑疎于化始。效順置乎永貞。將以修扶宮教。比美書詩。鮮得而稱焉。惟我

皇后鍾懿興龍之區。發祥炳麟之冑。幽閑體備。不煩師氏之陳規。溫裕夙成。非假珮環之節響。瑞承六寢。德晉三宮。時

皇上方合歡萬邦。娛顏

壽母而

后以婉容愉色。思媚嗣音。候鐘長樂。則筦簞攸宜。視

膳

慈寧。則珍楊加七。乃至調圭遣疾。額代格

天。用以廣協。

孝思。迭增繁祉。蓋綱紀之首。王化之原。

后固已端其本已。若夫含貞抱順。調護

皇躬。狎昵絕乎燕私。箴規侔于監史。慮

宸幾之偶忽。凜外政之微干。庭輝啓問夜之心。講席最

惜陰之志。五罪疑輕。警深馭馬。三驅是戒。愛過當

熊微訶求貸于公卿。弘賚旁周于替御。乃若位絕
六宮。嫌防匹嫡。尚矢宵征之咏。罔矜當夕之恩。旣
謹禮以光謙。復惕盈而遵儉。大練頻申于污澣。角
掄靡羨于瑤璣。以至鑒西京出竇之釁。慕東都馬
鄧之風。預虞溢寵之驕。忍抑私門之悼。真體國以
忘家。更憂深而慮遠也。矧夫龍雛中化。勉割痛于
殤王。鳩子維均。彌隆慈于列主。規深月望。敬殫
坤寧拮据。自伍于抱禰。纏綿必親于嘗藥。以至調
劑嬪嬙之列。不靳曲全。娣姒之歡。乃其幼賁。陳詩。

長嫺緝藻。乙夜恒窺。乎金匱。六書精繕。于銀鈎。廣
通貝梵之微。進證參承之秘。受

人王之密。卽獲天女之良因。故得解脫。彌留冥忘。但化
暨訣垂乎屬纊。猶戒濫于附棺。減珠襦玉匣之資。
充起瘞振瘵之費。布人天之利益。弘民物之亨嘉。
殆所稱考終正命。歸全無憾者歟。以

后之夙彰純德。備著芳修。假令婺暉未蝕。中壽爰登。
長怡

慈聖之顏。益叶薰風之奏。更將廣乾施以錫類。極厚載于

化成而冲華遽謝。淑範長湮。徒貽寢掖之悲思。無解普天之戀慕。詎不痛哉。

天子眷言。蕙幄增慕。

愆宮匪嗟。罷御于承恩。實慨疎恩乎隆養。爰乃恪遵。聽旨登曜。紫闈榮哀。備乎上儀。雅頌抒于宸藻。大哉。

一人之孝。昭刑于而御家邦。于以懸式新彤。流馨永禩。猗歟盛矣。

金文通公集卷之九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春秋凡誓盟皆惡之說

北魏崔浩說

讀柳州三戒說

廣柳州三戒說

正文體說

命名說

寤軒說

讀書萬卷說

封使君說

息齋說

官民說

芥舟說

壯鼠說

河魴魚說

龍鬚菜說

蛛網說

戴毛說

惡蚊說

饑寒二字難忍說

真富說

真貴說

真壽說

貧富榮辱說

酒天說

名譽命運說

畏說

答客問

金文通公集卷之九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春秋凡書盟皆惡之說

春秋之世人懷疑貳傾危成俗一時列國之諸侯大夫相與刑牲歃血要質鬼神壇坫紛紛而盟于是不勝書矣。然盟有美惡不同而傳曰凡書盟者皆惡之。何哉。春秋非惡其盟也。惡其叛也。非惡其已盟而復。

叛也。惡其欲叛而先盟也。蓋聖人大道爲公之心。本無有疑。何必示之以信。示之以信。則疑甚矣。本無有詐。何必要之以誠。要之以誠。則詐甚矣。故曰。凡書盟者。皆惡之。聖人以之垂戒乎天下。萬世誠防其末流之莫可底止也。而盟至今日。則濫觴極矣。儒生學士有盟。騷人烟客有盟。甚而輿臺皂隸有盟。狡童冶女有盟。以至山麓林莽。湖濱海畔。之亡命巨寇。無不有盟。嗟乎。盟之末流。抑至于此。卽聖人亦寧料其然哉。則總之。儒生學士。階之爲厲。而兄弟之盟。遂遍于海。

內疑乎。信乎。詐乎。誠乎。其爲世道人心之蠹。非淺鮮也。欲大變今日濫觴之惡習。而刊落盟之一字。以還大道之公。請自儒生學士。讀春秋始。而他又何責矣。故爲之著凡書盟皆惡之說。

子向有盟說刻集中。今又讀此亦同心之一端也。

陳百史先生評

北魏崔浩說

余讀史覽崔浩始末而深歎夫才之不可以恃也天下最難料者兵家勝敗之機獨浩之智能燭照數計百不失一如劉裕假道伐姚泓魏主不用浩言而拒之則敗討赫連昌擊蠕蠕從浩言則勝浩又言蠕蠕必克但恐諸將瑣瑣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爾果如浩言及赫連定約宋合兵滅魏浩以爲有似連雞不得俱飛因贊魏主自將攻夏而遣將禦宋卒平北涼又議討牧犍襲柔然破薛永宗及料蓋吳情形一

一皆如浩言。浩又嘗謂魏主曰。臣私論近世人物。若王猛之經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其善鑑人物如此。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棊八十餘日。至天漢而滅。浩以爲劉裕篡主之應。其善測天象又如此。乃卒之自恃才識。高等欲大整流品。明辨族姓。不從伊甥盧元之言。由是得罪于衆。又輒用湛。標議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竟被譖坐誅。夷嗚呼。以彼智如崔公。料敵如神。一時群魏

之公卿發言盈廷莫能繼其議真子房孔明之流亞也孰謂其智尚不足以周身哉而乃弗克保有首領且併以其族屬殉也豈不悲夫甚矣才之不可以恃也

山木自伐膏火自煎白馬公才略之美當時無比誠如魏主之言而不克終殊可歎息恃才二字誠爲定案豈如史所言非毀佛法之報應耶

陳百史

先生評

讀柳州三戒說

余讀柳子厚三戒臨江之麋以恃其主善畜狎犬而爲犬所殺黔之驢先以鳴繼以蹄爲虎窺其伎而啖焉永某氏之鼠以飽食無禍晝夜恣行卒被他氏捕殺殆盡不覺撫卷歎曰向使麋無所恃則必不敢狎犬抵觸以至于斃驢第虤然大耳不鳴不蹄不出其伎則虎且始終疑畏之鼠不飽食恣行于不畜猶犬之家以爲常則亦何至爲後人來居者羅捕之盡也嗚呼古今禍患之來或生于有所恃或釀于露其能

或起于飽食自恣而肆暴無忌有如三物之類者可
勝道哉

李空同陳思王集叙每句段落有此老到

陳百史

先生評

廣柳州三戒說

金子讀柳州三戒而既爲之說矣。陳百史見而有感。曰：是麋、驢、鼠三物者，本一物也。戒其一而已足，不待三也。金子曰：何以言之？百史曰：凡物之有所恃而狎者，必自以爲能，莫已若。鳴而張之，本無伎也，而驀然欲見其伎。既見其無伎之伎，則必自以爲無患而恣行于白日昏夜之間，惟所欲爲，不顧其生不已。故曰：三物本一物也。脫有一之不戒，而禍敗踵至，奚有于三也？金子悚然起謝曰：甚矣百史之善讀書也。故又

爲之識其說以廣之。

偶爲是言遂得椽筆點次數語有千萬言之多解者難言也○椰子厚曰讀吾文而以爲簡者必不知文者也讀此文亦云然

陳百史先生評

正文體說

金子讀今日之制舉。執而重有概也。因憶唐裴晉公論文有曰。騷人之文。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狂態。相如子雲之文。諷諫之文也。自爲一家。不是正氣。賈誼之文。化成之文也。鋪陳帝王之道。昭昭在目。司馬遷之文。材成之文也。馳騁數千載。若有餘力。董仲舒。劉向之文。通儒之文也。發明經術。究竟天人。其餘擅美一時。流譽千載者多矣。然皆不詭其詞。而詞自麗。不異其理。而理自新。若夫典謨訓誥。文言繫辭。國

風雅頌經聖人之筆削者則又至易也。至直也。雖大
彌天地。細入無間。而奇言怪語未之或有。然則今之
爲制舉。蕪者其亦曾流覽載籍。將學爲屈騷以下諸
家之文耶。抑嘗讀易與詩書。口誦心惟。嚮慕爲六經
之文耶。吾竟不知其所爲文者何。居而奇言怪語之
偏多。至于斯時而極也。不獨汗漫其辭。支離其理。且
幾于蔑傳註。悖聖經。而馳騫于不可知之鄉矣。嗟乎。
言者心之聲也。昔邪說暴行有作。亂賊接踵。則孔子
懼楊墨之言盈天下。邪說誣民。則孟子爲此懼。觀今

日之所爲文其說邪歟正歟則凡爲聖賢之徒而怒然有世道人心之憂者其亦大可懼也夫亟起而正之端有不容緩者然正之維何亦惟勉學者以近古而後時文之弊可救也吾不能無望于晉公其人矣

與永叔修其本以正之同意深厚自然救世

陳百

史先生評

命名說

少宰蓬元張公于順治戊子冬十一月舉第三曾孫。一時同朝諸君子咸慶其後嗣之盛。人世罕睹而太宰陳百史先生爲之命名曰稚圭。以長名。圭。次名。圭。咸取義于圭。云金子開而爲之說曰善乎太宰之命斯名也。德厚者流光。自古記之。張公歟。歷中外累至大官。所在聲稱藉甚。其積有厚德。蓋繇來者漸矣。宜其流之光而發于子者未已也。于其孫發于孫者未已也。又于其曾孫其必有風骨秀異。自少卽擢

高科登顯仕。出入將相。銘勒鼎彝。如韓稚圭。忠獻公。其人者乎。世但知韓公。當時德被生民。功施社稷。與富鄭公齊名。號稱賢相。子五人。忠彥。端彥。純彥。粹彥。嘉彥。並爲顯官。以是爲韓公榮。而不知自其五代祖。唐左庶子韓義賓而下。代有令德。爲時名卿。所以積累發祥。篤生忠獻者。非偶然也。余是以觀張公之德。不減韓氏。益信公之後。必有大冒者。他日張稚圭與韓稚圭並稱。而追遡命名之所。自然後知太宰與公同官。知公最深。所以命斯名者。非夸而余與太宰賢。

公。又。皆。先。後。同。官。知。公。與。太。宰。亦。不。淺。爲。之。著。其。說。者。亦。非。誣。也。嗚。呼。世。之。欲。昌。其。後。嗣。者。其。亦。反。覆。于。命。名。之。義。可。乎。

先生文遂至此乎蓬元世寶之讀者各當努力

陳

百史先生評

寤軒說

太學陳生路若。居京師十餘年。自成一小築。蕭疎幽寂。有朝市而山林之致。顏其齋曰寤軒。金子願而樂之。爲之說曰。攷寤之爲義。寐覺而有言之謂也。慨夫人之寐于名。寐于利者。終其身未有能覺之時。亦終其身昏昏默默。鮮能語道理論古今。有如瘖瘂不能言之狀。其憬然自得于名利之外。而大寐能寤者。幾人哉。陳生係東莞名雋。先是抱所學以遊南雍。尋改北雍。屢試弗售。遂棄舉子業。肆力詞場。有能詩名。又

善丹青。吾觀其爲人。不憚于饑寒。不羶于勢利。蕉窓菊徑。吟嘯自適。殆憬然有得于名利之外。而庶幾其覺而有言者也。其以寤名軒也固宜。雖然。余之爲是說者。寐乎覺乎。得無猶作。鑿語乎。寤軒主人。汝旣覺矣。其亦將有以覺我乎。

子息齋說亦此意而更以簡勝

陳百史先生評

讀書萬卷說

楊升菴雜著一則。杜子美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此子美自言其所得也。讀書雖不爲作詩設。然胸中。有萬卷書。則筆下。自無一點塵矣。近日士夫爭學材博。不知讀書果曾破萬卷乎。如其未也。不過拾離騷之香草。丐杜陵之殘膏而已。余是以知讀書萬卷。非難。而破萬卷之爲難也。世有老生宿儒。窮年孜孜。矻矻于經史子集百氏之書。非不涉獵靡遺。而下筆爲文。卒未見有卓然可傳者。其于書讀之而已。未能。

破也。所謂破者，非破其字句，須破作者之意，與其事。其理其法也。昔有人問于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嘗讀漢書矣，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數過而事事精覈矣。噫！讀書如文忠，乃可以言破乎。宜其文之傳也。

封使君說

楊升菴集載一則古傳記言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日
化爲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卽去不復來其地謠
曰莫學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張禹山詩曰昔日
漢使君化虎方食民今日使君者冠裳而喫人又曰
昔日虎使君呼之卽慚止今日虎使君呼之動牙齒
又曰昔日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則吞人畜小不遺
魚蝦金子讀而歎曰異哉使君之爲虐也抑至此乎
有客忿然起謂金子曰汝但知昔日使君化虎事不

知今日虎化爲使君也。使君化虎。昔驚聞虎化使君。今遍是獸。而人心猶慚止獸。心人而寧知恥。金子曰。然則禺山之言未爲異也。悲夫。

牛哀化虎。又得一使君。苛政猛於虎。極其比擬。具見聖懷。今又得先生名論焉。

陳百史先生評

息齋說

息齋者。松陵金子于長安退食之暇。閉門卻掃。獨坐
燕息于其中者也。有客過而問曰。易稱君子以自強
不息。中庸云。至誠無息。此聖賢之爲道也。汝之取義
于息也。何居其亦有道乎。金子曰。余正愧夫未聞道
也。而是以求息也。請爲子姑引其說可乎。夫人自有
生來。萬慮紛紜于內。百感交乘于外。無論貧富也。貴
賤也。由少及壯。以至于老也。憧憧焉。擾擾焉。如輕塵
之逐疾風。靡有寧止。畢一生求一刻之息。不可得。窮

晝夜求一念之息不可得。于是涼暝晦朔不有其時。耳目心思不有其官。喜怒好惡不有其性情。飲食寢處不有其張主。而其爲勞而弗息也。抑甚矣。今我將以知涼暝晦朔之時。還耳目心思之官。發我性情之喜怒好惡。適我有主之飲食寢處。庶幾求之息齋者。近是乎。客曰。嘻。然則嗜欲之不息者。天機之所以息也。學問之不息者。塵網之所以息也。汝之爲說。其殆幾于道者歟。金子甞然歛容避席曰。敬聞命矣。退而日省于息齋之中。讀易與中庸。

直探理奧仍見開閣友正之法所以爲大家尺度
陳百史先生評

此亦文之能息者也中和之心生則詭僻之言息
宋諸儒有其理而無其筆若使理學不絕此文固
當與日月俱懸
陳彥升先生評

官民說

瓠里子自吳歸粵。相國使人送之。曰：使自擇官舟以渡。送者未至。舟泊澣者千數。瓠里子欲擇之而不能。識送者至。問之曰：舟若是多也。惡乎擇？對曰：甚易也。但視其敝。篷折櫓而破。馭者卽官舟也。從而得之。瓠里子仰天歎曰：今之爲治者。其亦以民爲官民歟。宜其敝也。嗚呼！以余觀于今天下之民。其不爲官民而免于瓠里子之歎者。蓋亦鮮矣。且求如官舟之猶存。敝篷折櫓與破馭亦什不得二三也。然則攷民風者。

宜如何加之意焉

今之民豈特視如官舟哉惟恐其不敝且折而與
波俱深也讀此益恨吏無良也

陳百史先生評

芥舟說

少司馬北海孫先生。卽其居室之東偏。治一長廊。顏之曰芥舟。莊周所云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也。或者疑之曰。舟之爲用。所以濟險而利涉也。以芥爲之。僅不膠于坳堂之上。若欲乘長風。破巨浪。坦行江湖之間。豈有濟乎。適于小而不適于大。何芥之足貴也。金子曰。否。先生之名此也。意深遠矣。夫人之足以累其心。而小之出門有碍。大之載胥及溺者。不過富貴功名。與性命弗能芥視斯三者耳。苟其芥富

貴則必能寡嗜。欲鮮營求。芥功名則必能忘寵辱。齊得喪。芥性命則必能安義理。一死生。小之不膠于均堂之上。大之不波于江湖之間。安往而不得逍遙遊哉。故曰先生之名此也。意深遠矣。因以其說質之先生。先生相視嘿然而或者之疑亦渙然以釋。

壯鼠說

吾聞鼠之爲物陰類也。宵出且伏。志貪而易盈。性黠而多畏。此鼠竊之名所繇著也。乃若洪都官舍之鼠。則大有異焉。青天白日。糾黨肆出。笥無完衣。童子獻歛。瓶無完粟。運如轉軸。大者如兔。縱橫滿路。穴已成城。腹尚未盈。廣設之罽。畧不人畏。壯哉鼠也。客有嘲子者曰。洪都地方不歉而荒。况丁儉歲。人多道斃。寧餘筐筥肥及于鼠。余曰。唯唯。否否。鼠之壯者。民之瘠也。客曰。然則以若所云鼠竊而甚于大盜矣。嗟乎。

河魴魚說

魚有種曰河魴產江海中味甘美獨吳人珍之薦上客必以登俎然性有毒載之本草烹煮稍不如法輒殺人顧吳人未嘗因是而戒弗食也他人氏則無不畏如砒酖而且笑吳人之以口腹殉其身有吳人之點者還笑之曰彼終身不食魴魚而或以酒或以色或以名或以利殉其身者不可勝算則反不如魴魚之偶一殺人而無害其爲生者尚多也何其偏畏魴魚而傷生之殆有甚焉者竟恬不知畏也金子聞而

歎曰嗚呼此非黠者之言乃有道之言也夫

似爲食魚者寬說警人處正在反不如鮑魚數語

自結自解文幾乎道

陳百史先生評

龍鬚菜說

長安春三月有菜名龍鬚狀與芹類其味甚清甘適口出天壇者尤佳至四月而老五月則枯有如朽蓬稿苧不可食矣更名曰狼尾嗚呼一植物之微也由前之名則如此其美由後之名則如此其惡豈名之者得而美惡之哉彼變其質者有以自取也可不慎歟

與退之馬說同不須更及正意

陳百史先生評

蛛網說

蛛之爲物吐絲張網雖大小不同巧拙互異而其意皆欲戕害他命自肥已身或附牆壁以施設或依樹蔭而托根入其網者十無一脫卽幸而得脫傷殘已多余性惡之見必令童子掃除因而歎曰蛛不過濕生中極微細一類耳本欲害他以自利究竟自利以自害若是乎渺渺小蟲亦莫逃乎報應哉然則蓄害人之心張彌天之網而恬然罔顧報應者其愚殆有甚于蛛也矣

載毛說

夏蟲之類。有若載毛者。惟大江以南有之。其身多彩。色其毛能刺人。卽風吹其毛。偶着人肌膚。亦痛不可忍。其可惡。殆有甚于蚊焉。蓋蚊之害人。原欲吮血。以自利耳。若載毛之爲物。但有害于人。初無利于己者。也。嗚呼。天下之無利于己。而徒有害于人。且非無文彩可觀。而刺人牙戟。有莫可當者。是亦載毛類也。已。

惡蚊說

息齋曰。夏間物類可憎。莫如蒼蠅。以其惟羶是集。任驅不去也。可畏。莫如蛇蝎。以其張口欲噬。沾着便傷也。若兼有蠅之可憎。與蛇蝎之可畏。而惟血是吮。罔顧人之痛癢者。則可惡。莫如蚊蟲。客曰。蚊之可惡。誠如子言。若夫人也。非物也。而亦不顧人之痛癢。惟吮血是營者。子何故絕口不言。而苛論物類哉。息齋大慚而止。

饑寒二字難忍說

金子曰甚矣言有近乎道者深可味也。余一日策馬入署。有一瞽目乞兒大聲號于路曰。饑寒二字難忍。余聞之心惻已而思之。噫。何其言之近乎道也。嘗讀論語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孟子曰。無恒產而無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夫君子非不畏饑寒也。惟能忍。故能固。士亦非不畏饑寒也。惟能忍。故能有恒。心若小人之濫。與夫民之無恒心。皆難忍所致也。然

則饑寒之于人豈細故哉語云饑寒至身不顧廉恥
至于廉恥不顧雖慈母不能保其子雖仁后不能庇
其民而天下事有不可言者矣嗚呼今之長民者其
亦深味乎饑寒二字之難忍而加之意焉于以免流
亡弭盜賊庶有濟乎否則不爲民之饑寒計而止爲
己之溫飽計是忍人之所不能忍也欲民安而盜息
其道何由耶故爲之著其說

實具萬里之勢不知者以爲只尺也

陳百史先生
評

真富說

人之所欲者富也。而富自素封以至鉅萬極之敵國而富止矣。然因富而府怨者有之。因求富而召禍者有之。縱不府怨不召禍。侈然以富終其天年而卒之。眼光迸地。空餘白骨。富安在哉。可見人之所欲非真富也。所謂真富者。我受天一團靈氣。飽盡理義詩書。醉盡江山花柳。取無禁用不竭。乃真富也。

真貴說

人之所欲者貴也。而貴自一命。以至三台。極之封拜。而貴止矣。然因貴而造孽者有之。因求貴而蹈險者有之。縱不造孽。不蹈險。泰然以貴老於牖下。而卒之一氣不來。蕭蕭黃土。貴安在哉。可見人之所欲。非真貴也。所謂真貴者。天付我一點虛明。籠罩天地。古今高躡前賢。往聖達不加窮。不損。乃真貴也。

真壽說

人之所欲者壽也。而壽自古稀。以至期頤極之長生。而壽止矣。然因壽以積愆者有之。因求壽而促算者有之。縱不積愆。不促算。矍鑠哉。以壽表于塵寰而卒之。草木同腐。僅如朝槿。壽安在哉。可見人之所欲。非真壽也。所謂真壽者。我具有不朽元神。滋培道德性。命綿亘世代。遷流等彭殤。齊日月。乃真壽也。

貧富榮辱說

求富反貧。莫如燒丹一事。求榮反辱。莫如躁進一事。往往前車覆而後車復不鑑。今古一轍。信乎富貴在天。有求莫若無求好也。我子孫其謹識之。

酒天說

酒天者侍御羅君欽瞻謙息之齋也。君家善釀酒性喜飲。又樂與人飲。因取以名其齋。或者曰。酒天之爲義有說乎。金子曰。有。請得而申言之。嘗讀王無功醉鄉記云。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遊于醉鄉。中國以爲酒仙。又讀李白酒樓記云。太白狎弄杯觴。沈溺麴蘖。耳一淫雅。目混黑白。茲數君者。亦得無以酒爲天乎。雖然。茲數君之于酒。皆有托而逃焉者也。非其天也。若羅君之于酒。乃可以言天也。君著聲栢臺。爲

卷之三十一

三

名御史凡按部所至皆見思其立身一軌繩墨事無
鉅細不苟且其與人交坦易無城府不論久乍輒剖
胸腹相示非若前數君之失意放懷蘊蓄魄磊悲憤
酣歌佻誕發舒不得已而逃之乎酒也有時閉門卻
掃獨坐陶然自怡其天也有時賓主交錯爾我薰然
人共遊于君之天也然則酒之爲天可得而思議耶
不惟遊于君之天者不知卽君之自怡其天者亦不
知也但覺一切順逆得喪悲愉榮寂之世味有同嚼
蠟而濁醪之爲味如斯其旨且永耳味之永天之全

也。故曰羅君之于酒，乃可以言天也。若醉鄉若酒樓，皆去天遠矣。爲之著酒天說。

氣局峻潔神味淵永發揮酒天二字更無剩義却一字移向他處不得

陳百史先生評

胸次浩浩落落得全于天故筆之所至曲折無不如意此文章真色剝綴割裂者烏足語是道也

龔

孝升先生評

名譽命運說

名譽當盛滿時。悚然知憂。知懼。則名譽不能累人矣。
命運到坎坷處。泰然不怨。不尤。則命運不能困人矣。

畏說

畏大庭廣衆不如畏天地神明以萬耳萬目不可欺不用耳目者更難欺也畏天地神明不如畏清夜獨知以察我糾我者猶有等待自察自糾者罔間呼吸也

答客問

客問余曰。聞汝中秋後一病頗劇。用何藥而有起色。余曰。我所服良藥甚多。而本草諸味不與焉。客訝甚。余曰。每日長夜睡足而起。紅日射窓。神魄俱爽。此清晨所服良藥也。盥洗後。出步書齋。明窓淨几。竺典滿案。觸目逢源。此粥後所服良藥也。時有方外淨侶。過我茶話。間出詩偈。即之遇會心者。相對解頤。此日間所服良藥也。每遇栽種日期。輒訪尋名花。令郭橐駝布列庭砌。凡位置澆灌。種種合法。花雖需候。而發榮

可期每得一二種如貧人獲金喜不自禁此不時所服良藥也及斜陽掛簷客去兀坐閉目半晌似寐非寐不亂不昏頗覺火退津生此薄暮所服良藥也已而時逢月夕雪光遍地偶一舉頭清沁肺腑更餘就枕愍愍達旦此夜間所服良藥也自蚤至暮良藥不斷所以遇劇病而有起色也客曰汝旣服如許良藥聞室中又延明醫不離左右將焉用之余曰此君所製藥餌大半食物皆按時助我良藥投之輒應與本草諸味何與焉客曰異哉有是夫

終